

無
夢
園
遺
集

無夢園遺集卷之八目

祭文

韓襄毅吳文定復祠公祭

都督朱師復圖山遺愛祠

伍大叅寧方

金大叅赤城

鄭師相方岳

丁大叅玉陽

王學憲聞修

徐司理碩菴

韓大叅鵬南

秦職方中鉉

吳仲連舅翁

吳爾繩親翁

郭介甫表母舅

薛恒石親翁

賀日獻尊人

宋封翁位宇世兄

郭符馬世兄

蔣台字姑翁

金培麓襟丈

蔡母徐太夫人

王母張太夫人

沈母抗太夫人

張母朱夫人

翠娛閣選

另帙總附

李宗伯湘洲

諸儀部景陽

行狀

外太父文林郎中石吳公暨外祖母郭孺人

韓吳兩先正復祠祭文

仁錫不肖生于襄毅韓公文定吳公之後叨同
桑梓當其未生前一年而兩祠被竄廢旣生後
之二十四年而始偕衆君子訟言于庭毒焰方
熾騰誣嫁禍滅祀不已併欲殺其子孫其子孫
滅則兩祠可得而長有耳余裂眦奮臂幾身爲
殉以謝二先正使異日死而二先正見之不謂
吾黨無人會有海內大賢虛舟鄧公令長洲力
如仁錫等請一時府道各臺俱以次如鄧侯請

于是兩家子孫于歲癸卯十月癸未朔奉主人
祠仁錫等敬捺牢祭之復爲捺簡曰嗟乎恠哉
莽操今古奸雄第一黃巢殺人百萬江流盡赤
倭虜比于犬羊不臣名教然史稱莽謙恭下士
操過忠孝之廬必式一撾鼓吏張口橫罵竟不
能加誅而必旁貸他人之手巢掘天下塚至孔
墳嚙指勿動搥虜歲祀孔子

國朝洪武開基之二年倭僧以使事來無他陳
乞願乞文廟祀儀有

詔弗許論亡者皆目若輩爲詐嗟嗟操莽巢誠
詐矣倭虜所艷子女玉帛彼柰何歛衽于像設
之聖賢哉而梯山航海以求之如此其急也是
皆一點勃然真性若火之熱若冰之寒彼且然
而不自知其所以然故雖狼如莽毒如操梟獍
如巢犬羊如倭虜而卒不能奪其尊賢敬士之
念與夫崇儒重道之心孰意生于中華旣覩面
目而爲人且讀聖賢書幸厠冠裳而其所操戈
下之石乃當代偉人且奉赫然之

詔旨載在國史邑乘可攷者竟爲操莽黃巢倭虜之所不忍爲豈不恠哉宋青苗之法行侵削微子等廟張方平抗詆非是詔自今以往有擅毀先賢祠宇者按之如律以安石勢正煽業奉旨便宜微子越在前朝方平遽一言奪氣生色千古當世忠憤愴慨之士豈少方平其人

皇上神聖陋越弱宋遠甚二公皆一代表表人物非曠世比竊之二十五年非青苗法初行時比然當事不聞執簡白其惡士大夫不聞鳴鼓

攻其非寥寥二十五載僅僅袁安節公一書及
近日伍學憲寧方公復不肖等數語差存天理
之一綫而已良可慨也或曰兩家子孫何不當
其先與之爭一旦之命而直需今日是不知時
勢之大者漢人有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以彼
曩日之氣焰脫不量力以羊逐虎將骨肉羹粉
又安能因屈爲伸衣襟楚楚稱先正白眉哉是
卽與春秋復九世之讐竝垂高誼可矣文無銓
次直錄衷臆與二公鑒我于文詞之外

祭圖山朱師復將軍文

崇禎庚午六月三日趨 召渡江遙望圖山師
復朱公實專祠世祀焉操文祭之其文曰太史
論將歸之聞道蓋聞道而後神靜神靜而後神
勇神勇而後神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乎
其人乎曰師復先生履險而貞臨敵而懼職思
其居不以虜遺 君父也職思其外執干戈衛
社稷也赴難也惟敵是求赴敵也惟心是求赴
心也惟學是求剪大海之鯨壯雄邊之壘如取

如携不震不悚惟茲圖山公始發軔比南陽之
墓祭去家無幾憤匈奴之未滅鬼猶殺賊蹇蹇
苦忠几几密節肇發爾孫捐軀殉友後有人焉
亦必于是予今六月渡江向公問道誓滅此而
朝食虎拜稽首公尚如火烈烈噴雲霧于海門
圖麟閣于天上毅魂魄兮揚天戈風雨來兮匣
劍嗚嗚呼先生瘡痍不可復忍腥羶不可雜處
象人紙馬不可充軍旅成憲不可弁髦首功不
可誣罔遼山遼水不可棄擲名山大川之神不

可欺

二祖

列宗在天之靈不可慢

聖神文武真堯舜之主不可終負死者如可作也其師復乎死者之子孫如可作也其完天乎完天有子忠孝一流直擣黃龍倘有志焉採蘋藻以酌公濯肝膽以見公率公賢子孫以慰公而因屬余所取士第二人武林張君視公如龍景行仰止焉

祭伍少叅寧方先生文

嗚呼伍相之死忠烈也噴西陵之洪濤先生之
死忠憤也洒廣寧之赤血吳人士聞訃正告當
道亟祀于鄉夫鄉賢濫觴一歲之內得袁雲翁
暨翁而此典重光然先生祀于廟可也謚可也
與伍相國並祀吳門可也聊見鄉人仰止國人
舉直云爾余嘗謂坐程明道春風和氣中不如
坐先生勁霜烈日中春風和氣能薰人亦能壞
人勁霜烈日惟苦物是以生物嘗與先生終日

言不倦先生亦終日與言不倦歿之夕屬訃聞者僅三人仁錫與焉亦鑒其木彊也夫海內讀先生之書惜哉未見其人耳亦惜哉僅畏其書耳竊謂先生持已也嚴而立論也寬寧有放過他人處更無放過自己處雖然議論未有不恕而可行者孔子之作春秋也錄桓文至孟子而科之曰假夫桓文僅可作尊王之事管晏僅可輔桓文之主故孔子大其功小其器終未嘗誅其心使桓文為莽操孔子必誅之矣少正卯未

成之莽操也。煩聖人之刀鋸，豈非忠厚之至乎？故孔子錄桓文，恕也。先生之書片善必錄也。孔子誅少正卯，亦恕也。先生之書大惡必懲也。有怒直筆而形之彈章者，是不如草木能受天地之殺也。有荷先生之獎借，挫其末路，是可坐春風和氣，不可坐勁霜烈日者，也。顏子之能爲禹稷也，必易地而後然。若先生直須易一雙眼睛，而必定東事造物，竟不肯柰之何哉。氣作山河，未了事先生終須補之。先生生前不受人一物。

倘以此言爲然而飲其一杯焉可乎哉

祭金六城大叅文

嗚呼與兄分手在三月上旬弟方治台鴈裝兄
爲言廬山瀑布足探驪龍而挾萬丈之濤於樽
俎甚壯暨登鴈山龍湫誌稱廬山無此飛宕歸
將傲兄驟聞兄訃在五月上會稽探禹穴時悲
駭愁慘淚落秦望之溪乳泉爲赤而靈輻已祭
吁嗟乎感星動雷天下志士仁人之痛也雖然
兄在今日如急流之砥繫以安危弟敢理私痛
而忘國恤乎兄在比部逆折宗彙與大吏舌戰

官職方強項執法真能死於其官居家惟有一
貧貧于諸生貧于貴公子貧于郎署二千石大
夫之家無擔石儲咄咄奇事抑他人富而敝車
羸馬兒二千石貧而潔然盛服以屈大夫之忠
憤也必期美其珮蘭也其矢死靡他也區區寒
暑晦明與循資日月蠟得高宮兄生前已厭聞
之浮大白揮之矣

祭鄭方翁師相文

嗚呼先生之學仁學也仁以攝智故道廣而尚
辨交親而不襍思入鬼神而能謙謙亨有終唯
其始之故終之今夫萬物之所不能始者乾能
始能始則萬物不得不資之以爲始相臣拜官
辭牘山委有推賢讓能嘔出肺腑至再至三者
乎自先生始有能居九列之中爲詔獄諸君
子賦詩慰勞者乎自先生始有能黃閣蓋棺橐
不盈百者乎自先生始此所謂乾始也仁萬古

不敝而進退存亡之智以不失其正爲則如旁
行之流用智之過坊智不坊仁仁雅能愛而已
程伯子薰人樂意坐人春風其道近仁正叔近
禮朱陸雖爭也近義 本朝從祀諸公如敬軒
居業率從禮入白沙陽明智而正然用智之過
有讖懼焉先生無所不玄覽以仁攝之以元統
之如萬川朝宗于海自古宰相不難容人而難
知人知千人之英萬人之傑稍稍與之高論卽
萬古之人豪出矣先生終日言不費也庶乎遇

其人焉神若告之愚小子承乏國學與前輩
挈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訓切多士幾汗下蓋愚
鍾根人單提一字徑入未敢誤已誤人顧何如
以仁攝智之大當是時上下明詔議從祀首
貞先生先生曰桂正字諱彥良高皇帝稱之
爲大儒此人不媿愚乃默然以思退而讀桂公
文章大都克寬寬居仁行乾始之能事畢矣桂
公之言今猶可思先生幾幾藉手報聖明也
堯舜在上天奪臯夔稷契之年後死者安做安

仰嗟此下民，雨施雲行能。少待乎金閭門，下士所爲痛。哭陳詞，采湖上之芳芷，緩丹旒之須臾。附斗酒，隻雞之誼，哀哉！知我者先生也。

祭玉陽丁太老師文

嗚呼師維嶽降登于

朝杖于鄉爲邦司直爲國黃髮爲士山斗爲紳
儀刑如是者八十餘載及師之歿也諸所摺摭
吾師披鱗觸豸之章銘彝勒鼎之勩及金石琬
琰名山大川之藏邑之耆壽俊能言之交戟而
下郡大夫而上灑灑言之余小子何能揚挖伸
痛悼萬分一哉則請言祖大人與師六七十年
交好之誼也嗟乎今世獨少者交耳凡人意有

所趨則情有所極始嚮慕之誠則後悖謬之速
他市道交無論卽雅負綱常盟節義而衾影覓
夢之際忽忽刺謬不及覺情有所趨也易言斷
金詩言攻玉斷與攻不同之極矣然論交者宗
焉吾祖與師杯酒不必厭而亦不必戀風月不
必辭而亦不必親山水不必離而亦不必不以
家園代適然而來嗒然而返若無意者喜愠之
色小見彈棊局罷欣然譬若尺水與波青山自
在以淡故久以平故淡此六七十年交與槩也

居恒所嘗觀記非孝弟忠信不談非衣帛菽粟
不訓非萬石君家家法不以規子孫非濂洛關
閩史漢之書不令子孫讀五載以前無日不會
無日不歡似密矣而若疎五載以後乃親醫王
調藥餌大抵謝麴君稍稍莽濶似疎矣而若逾
密嗚呼六七十年來豈特風雨晦明寒暑晨夕
之變已哉而道義敦勉未嘗改柯易葉吾祖沒
而師哭視其含者一哭臨其喪者一哭奠其極
者一泣下漬襟裳伏地不能起嗟乎曾幾何時

師亦仙逝登堂納屨杖屨追陪杳乎其不可卽
矣悲夫悲夫余小子所以洞闇哽咽不能語竟
者也蓋嘗臆論師懋著品業聲稱崇闕蔚重累
朝以交道始其善交以學始夫高標門戶人揭
宗旨橫席片語觀者駢肩今之講學如此矣師
少嗜學粹然一軌于正迨耄而龜勉不少衰手
批性理全書以示後人此非洞見性命之旨者
哉異日者太史氏採師行畧而歸諸

彌辰請以此佐國論云

祭王門修學憲文

嗚呼翁來吾里稱閉戶兩書生名相若也然時時徒步作竟日商翁寂予喧翁簡予繁翁寬予褊以此知不如則亟稱封翁宋位字俾先生與勝已者遊三人相契甚常徹夜談唯生民之急而已乃左失位字右失聞修居在數武之地計同百日之邇嗟乎春王正月位字看梅小圃張燈達旦易簣之前侃侃興除無倦色獨翁三楚文衡使予兩載家居付之清夢手書淋漓宛如

見之生死大矣一訣無從豈不痛哉昔虛齋蔡公以禮曹歸就家拜江西學使者及履任以道義教學激勸僭籓如朔望先謁孔後謁籓一時朝賀之服不衷悉從釐正翩然徑歸未幾有大司成之命而虛齋逝矣自翁涖楚士習文風丕變上諭銓臣紀錄將璽書內徵而公又逝矣翁勁正之品遭逢拔擢與虛齋同造物厄此兩賢不竟其師世作人之用士論惜之若夫兒女之腸豈足爲賢者道哉有淚如雨非以哭其私

祭韓六叅父母文

正直之氣融結精靈下爲喬岳上爲列星鍾於
人倫文武豪英亘千百年灝氣常生允也父母
維星維岳咳唾珠璣壯懷磊落其雄如龍其清
似鶴望全萬夫術綜三略長洲筮仕逋田隱糧
吏胥謹舞羸弱糟糠卒然雷霆魑魅莫藏如彼
拯溺建鼓求亡緇衣好士東壁儲英迺建奎閣
旣奏鹿鳴觀光上國濟濟友生生友易耳死猶
心傾碣石岬岬灤水欲寒甲兵數萬昔范今韓

匈奴未滅魂其急難直撐開原壯心據鞍抵掌
關山唾手雄疆揮塵策戎四座飛揚膽落菟塞
威振龍荒孝友張仲一言金湯彼譖入者篋書
罷將芥視圭綬屣脫卿相策蹇山間輟耕隴上
野老或爭鉏夫則讓

一人鑒忠登我勞臣命彼主爵節鉞爾新憶昔
夷氛控弦而驚公自請行以紓北顧瞋目語難
驚標隼疾取取丹衷有如皎日

堯舜在位樹牌燕然胡不慙遺結爲大年殺魂

魄兮騎箕顛蒼化爲弧矢猶向天狼有赫遺靈
留在青史人貌榮名其猶未死赤舄繡裳庶幾
再覩柰何一朝遂成千古空山夜笛流水朝絃
邇彼海風達此誄篇

公祭秦中鉉年兄文

兵部職方司主事中鉉秦年兄捐館舍于城徼
同年弟之在燕邸者聞訃與傷撫棺一哭侑之
以辭閱七月廿有五日去丹旄蕭蕭之前一日
也嗚呼以死勤事等干功宗昊天不弔降此鞠
凶廓清氛海百折必東 簡書命我赳赳是同
乃肅城守立雪嚴冬縱橫胆氣軍禮恪恭地寒
膠折投筆臨戎誓雪漢耻戰氣成鋒孽奴宵遁
旂帛書庸鞠躬盡瘁憂心忡忡厲能殺賊毅可

張弓冤鬼不灰其血猶紅憶管占解文心雕龍
巨星忽墜玉轡上逢臨危閱戰大節矢公平生
忠義矯矯猶龍斬鯨截島披鉞長松不訣兒女
必倖元兇死而後已賫志叩胸百身莫贖閻氣
所鍾同我兄弟質諸蒼穹天豈夢夢死孝死忠
赫赫明命蹇蹇匪躬山河長壯崇德報功

祭吳仲連舅翁文

嗚呼公之居鄉蓋博雅多聞謙謙遜讓君子也
及其當官遇事神氣奮發不少挫除害如瀉惡
雖權貴弗撓也與父老誨其子弟如樹嘉禾而
薰蘭蕙也當是時太行之山不倚大吏而倚公
爲重輕大吏心憚憚以公清廉不受一文賊寇
歛手而遁也至于今之爲晉何如哉孰謂吏治
無關邊計破資格之路開豪傑之門非謂翁也
乎哉翁具此抱方擬對酒澆胸中壘硯履及堂

皇劍及邊陲付七尺于桴鼓所至撫循饑民必
有投戈解甲耕且嬉于汶陽沮洳之境匪異人
任也十日之前翁猶分甘餉我浩然竟去搔首
問青天豈謂男兒珍惜方寸心全而歸正而斃
愧夫碌碌長生輩近死之心不復陽耳不然何
奪之速也善病必善生痛哉哲人胡然而常病
也胡然而倏逝也大司命以福善爲職大醫王
以度世爲職嘗試執裾而問之循良之父也不
宜病善病不宜死夢夢者何以對耶翁有道之

之士修身立命舍生取義生死之故胆決而神
暇塵埃何戀泡影何親浮雲何來去但提醒忠
義廉潔之心此路如幽溪亦如白日桐鄉畏壘
朝焉三吳夕焉三晉翁之來也素車白馬翁之
皎皎而常存也無欲無畏

祭吳爾繩親翁文

翁之生也風骨嶢嶢如太華立雲端珠玉壘壘
如明月在溪水解環珮而來之頎然野鶴手執
短塵則晉代衣冠也君嗜梅几席梅也盆盎梅
也齋中之句笛中之聲緘扎之遙傳梅也翁善
病攜手虎丘瘦影相對病耶瘦耶梅花深處耶
今年春有台鴈行在會稽亦倦遊矣見其雲流
波上竹就人家語人曰台鴈山水之精嚴者也
會稽山水之情懶者也禹廟梅梁畫龍點晴影

落鏡湖吾以台雁自私以會稽持贈爾繩可乎
今邇以鏡湖之梅影佐靈几之蘋藻而髣髴音
容如金書玉簡之埋竒于宛委也婚嫁就比鄰
死生長相見此世情語翁秋水爲神何地無水
而比鄰乃見之乎哀哉

祭郭介甫表母舅文

嗚呼予年十六讀書瑤林吾翁矯矯若鶴與之
談無一語近烟火落落寔寔不察者目爲貴介
氣其寔非也翁之生也如梅花開翁之歿也如
梅花謝花開花謝夫亦常耳然翁也宜貧何也
富貴而生如梅花之產金谷也人爲翁喜翁戚
戚焉貧而死若梅花之秀于岩谷也人爲翁愁
翁坦坦焉秋水爲神玉爲骨吾聞其語矣未見
其人也于翁乃見之翁在窘急中無一求人之

語亦無一求人之色曰我唯不食嗟來以至于于
此自予束髮至今垂四十年可語千秋可快獨
寐者獨翁一人而已翁博雅能文胸中浩浩焉
卽尋常尺牘中必有興雲潑霧之致風流儒雅
吾師乎吾師乎湖山歸骨立馬江干所謂伊人
于焉逍遙詩不云乎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自古嘆之嗟乎吾翁卽糟糠亦不給也天賦完
節將在于茲翁今行矣爲上帝修文其辭必簡
貴爲仙必度世爲佛弟子必案前拈花一笑不

作泣地號天之佛徒也憶昔陽羨同遊商論
古眉宇心事到底不俗死生之際敢以浮辭
乃公耳耶有酒斯潔翁其少嘗

祭薛恒石先生文

惟翁正直端厚言行有壇表讀書積善訓子義
方耄而不倦蓋古所稱巡于四方召見百年之
老正見此皤皤黃髮孝弟忠信如翁者使未俗
有所則倣也自交于翁八十年來風霜屢變唯
翁斤斤抑抑似三代彝鼎不可褻視卓冠儀刑
至德之鄉于斯砥柱聞翁之高義皆勉爲忠厚
而耻爲浮薄也自古富貴而名湮滅者不可勝
數卽處深山窮谷茹芝服餌而無益于生人則

君子弗珍也君子珍庸珍常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如引繩絜矩不失尺寸故曰風自火出言有物行有恒積旬累月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如春風被入而物自親此謂恒德雖然父兄之教先矣而子弟之率宜謹翁有孚威如化行于家矣予昔同蓋卿往虞山繫舟樹下翁爲設醴具食竟日不能去今我來思老成人安往乘燭舉卮流水高山誰可告語商山洛社誰可納履薄言采藻來格來歆神其如在歧予望之寧

方無圓有直勿訕謹信可久儉勤可大公不朽
矣宜爾多子更饒文孫天表之應

大廷獨對

天子褒顯所自出

璽書自五雲而下吳中山川榮施實多豈直親
知光寵已也所可痛者哲人旣謝安放安仰

祭賀日獻尊人文

嗚呼先生息機於深觀妙於止古之至人也哉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以世情喻之登先生之堂欲納先生之履而無
從也不幾太絕人乎然以易理窺之不惟不出
戶庭也抑亦不見其庭之人焉若隨之出門交
則許其有功不許其无咎又曰出門交有功不
失也蓋傷失足之易也門第高可畏先生閉影
息形澹然若喪戶外之履自遠室中之琴無絃

悲夫營壘之爲見見其人又見其庭之人爲祟
也不獲身何有哉易重應與而艮敵之亦惟曰
艮其身止諸躬而已先生非真有自得與人無
涉者能不見一人乎能終日終身不見一人乎
先生爲源泉而哲胤秀千巘萬壑之流先生冬
藏手也哲胤春生手也各殫其能而後出入造
化之事盡斯爲有子也已

祭宋位宇文

嗚呼人之生也蓋棺論乃定翁兄自其生而已
定矣人之死也請易名請祭于社請祀于宮墻
或在數十年之後遠者至百餘年翁兄自其沒
而已定矣嗟乎使翁與陸宣公策時務于德宗
之日其精確同與韓范二公經略于嶠函之交
其膽勇同與周茂叔携手于濂溪之上薰伯仁
以樂意樹伊川以師道玉立其間程氏門人皆
不及也與朱紫陽治水溉田于黃巖之邑則勉

齋諸公皆謝不逮聞予言者或以爲過而更未
足以盡翁使翁生于孔子之世則顏子必長揖
而偕入深潛純粹之室于路必降心願聞易直
子諒之音然天生翁于今日又生翁于今日之
東南更有說焉何也東南之困苦極矣水利賦
役唯翁有成算于胸中宇內窘兵食甚矣唯翁
不出戶而能擒逋寇于反掌兩金玉如水火惜
乎不用其身亦未有與之上書言真人紫氣在
長洲茂苑者羽可儀志可則高山可仰淵泉可

叩僅令勾吳讓國諸君子各遜一席比肩後先而輝俎豆耳然以翁兄躬行君子三千兩廡之下彬彬如也王文成之偉業翁豈少讓焉有用不用耳如胡居業薛敬軒真實理學翁何歉焉翁之孝友橫四海塞天地翁之精誠鬼神舍其庭雷電立其壁翁之教化始于家達于里驗于令子之廉敬與賢良文學之粹于一門而吾儕生于葑溪流俗所移少波靡焉公勁正嚴毅花朝燈夕兒童喧競則飭家人嚴扃門戶秉燭危

坐燕朋僻友不入其室吾黨化之皆矜奮于耻廉居是邦也不壞一鄉之風俗而後凜持萬古之名教故曰人可贖兮人百其身夫百人之軀命緊重矣可以贖此一人以一人之所關甚重也非翁孰能當之釃酒陳詞有淚汨汨言不及私翁死之後其能先國家之急在桑梓之憂者不知幾人倘有其人雖生死茫茫亦未爲恧濶之甚也

祭郭符禹文

嗚呼兄掀髯箕踞談笑自得偉丈夫也何以死哉始予讀書支硎小樓偶拈知我罪我一題文懸之于壁兄來徑讀環柱而走且吟且嘆拍手狂呼不已余曰夫夫習春秋鑒賞至此其有會心者耶此爰寔交之始也予在縵經之中一富人持金玉買予文作鬻兄適在座予曰爲我少出詢其生子以告可乎須臾兄入曰非端人也予遂返其幣還其拜幸不爲素封所污此道義

交之始也兄之次郎紫衣年少賦才鮮美舊眷
新姻司空執柯兄感之甚邀親朋送其喪風甚
舟幾覆賴逆旅主人以免巨浪单衣次郎坐而
暖我此患難交之始也嗚呼曾日月幾何兄已
謝城市傍湖濱宛在水中央渺不可接亡何奪
郎君之速也且奪我兄之速也夫文字之交一
日道義之交百年患難之交直與迅雷烈風並
長久孰能奪之哉然則造物之大謬也奪兄之
形骸耳兄之不可奪者自在嗟乎歲在癸酉故

人寥落予操文以哭者多矣未有如兄之慟者
也

祭蔣姑翁台宇文

惟翁翹然感慨種松歲年風雲未感意氣怡然
北山有梓南山有橋邪衰必黜俯仰無驕一生
一死看劍光懸人非別後心許生前返駕南山
長雲千里白眼當世得正斃矣猶有不忘四郊
多壘毅魂魄兮有腸如矢心與世遠事與人同
高列剡薦所志飛鴻鍊骨養氣雨潤雷喧廣交
不雜敢勇少言置之巖石邈然無侶擢之巖廊
九霄鶴舉薄言固始丕變人文躬先孝弟從者

如雲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勃格雅馴止齊不愆
退藏于密置器斯安
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臨去骨立長夏歲寒
雅琴雖古獨有鳴弦
旣彈知已復響後賢
其人往矣其節可誅
擬人必倫河汾可擬

祭金培麓禭文

嗚呼生至德之鄉修長者之行貴介而清寒少
成若天性白首孤貞恬退一節所見惟培麓一
人而已翁之尊人暨伯兄世清白翁之母夫人
敬共節儉雖山河之貴不辭執爨姻黨間女流
訪問不知其爲翟莠也翁孝友至性習於家教
寧循墻偃立母舉趾高寧闇默晦處毋矜快唇
吻寧杜戶不出母毫髮干人旣饒哲胤尤美文
孫人曰蕪境翁獨苦修乃專醫王時親藥餌醫

耶隱耶夔伏耶龍飛耶孰能測之哉嗟乎母子
偕隱介子推也夫婦偕隱鹿門氏也至于翁一
室之內寧后毋前闐闐之間寧入毋出杯酒之
樂寧寂毋喧道義之嗜寧淡毋濃翁有道者是
以門外之哭比之門內尤甚予與翁同事外翁
諸脩中年最末翁最長日夜偕舅氏狂呼酣飲
唯嚴事翁不敢犯翁尤善飲善謔飲而無醉謔
而無虐可惜十年之內吳門酒政漸寬翁又高
臥不出余善病一旦生死忽濶握手無從也豈

不悲哉當伯兄崑翁之長南垣也直聲震朝野
翁冲然不形於色悉謝請謁履絕郡邑之門憶
辛丑偕先君計崑翁伏闕下考選有年三人夜
坐嘖嘖予季培麓有古人風時在善果寺月明
若晝昆弟之言如此荏苒居諸已三十餘年矣
撫今追昔能無痛乎噫嘻一罇之酒可與論心
况生死大矣浩然相對愜乎如或見之非蘋藻
無繇也

祭蔡母徐太宜人文

嗚呼母師茹素五十年自蓬華而殿陛所至自
錢塘自廬江自檣李母子相依七八十年維我
雲怡真素心人其李杭也著問心贖問心快問
心庸俗而未快也問庸俗不快問吾母而未必
不快也問心心快問母母快人生蔗境至此極
矣予與雲怡交入其門登其堂寂如山林叩其
胷詢其蒞官行事泉決雲飛雷行電掣嘉湖雅
意保甲別盜賊平民法甚善居亡何擒大盜吳

浙以寧三吳御史大夫亟稱之世俗耳食平反
加食頗縱賊毒民豈知捕盜不盡寇遍天下至
于稱兵非細故也問母問心其安乎否甚哉唐
人主之于陸宣公也既已錄用其言詔同母入
政事堂當是時宣公斥言利之徒如裴如皇甫
輩聞之必不快乃其母聞之必快快于心快于
母而後施諸有政宣之詔令三軍之士恨不効
死此政事堂之所以尊也雲怡李官上最及儀
曹條上東南水利上聞之動容爲賜詔召

對柄政多吳人皆排擯之不與清華并度閣其上章繇今以觀問母然問心然素心人奉素心母兼質予素心之友無不同然是母是子可以風矣丹旄至止道路輿傷筮吉合窆千秋藏玉玉峯有人人倫有母德音宛在儀式型于彤管

祭王母張太恭人文

嗚呼仁錫自束髮誦三君子文及長公聞修來
同里同閉戶讀書稔母加七箸非以翟綬榮山
河貴夫孰不榮於

朝而世俗文繡不上節士之體則母之訓子所
獨也孰不貴於子而以不取爲擊鮮以不妄交
爲色養則母之子所獨也士能經霜雪者不聽
于天非也霜雪非天乎故能霜雪而後謂之聽
于天能節廉而後謂之聽于母聽于母也實聽

于父矣自令而守而憲公廉絕私請尸而祝之者誰歟母之訓行於子也亶行于家矣蜀之難張令闔門歿之有

詔褒忠廟食世世誰歟長公生而澹于名利事母若孺未強仕厭其官高論古人白眼當世然用才也

天子勵精求賢若曰隱才易耳用才難卽清白吏易耳清白吏而有用才難選人僉舉公學憲公辭知公孝移而之浙絲輿錦地一葦航之毋

方徒飯屬公先行將裝而司命不仁德音遽遠
嗟乎公爲文哭吾母居亡何自哭其母余不得
爲子更不得爲猶子未哭而先咽矣然公昆季
篤學以束修之心圭章之行貽孫謀而結大年
母其常存也哉嗟乎戴星而奔與公一也三千
里不休傳而見母於夢猶不若朝辭越夕指吳
得早依母柩而况砥行立名之大者乎無緝儀
無飾辭謚爲母師操筆俟矣

祭沈母杭太夫人文

嗚呼登堂拜母媿未能焉臨喪哭母以誠以信
則猶子之心戚矣儒者之行博學疆識強立而
不反吾見亦罕矣易大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
悶吾見愈罕矣但有以金紫名譽榮其親者不
聞以學識強立譽其親者更不聞以孤踪子行
入世遯世經世出世慰藉其親者父母惟其疾
之憂噫此去疑所以爲孝子也去疑之始爲文
詞也憂憂乎與世不合以其材稍稍逢世奚難

而有所不可夫有不可乃謂之人品有不可于
作文則必有不可于立身館試弗屑也州守弗
辭也而其人始真強立也已真孝子也已居鄉
策兵食雖衆咻弗移居官執干戈雖大敵弗動
此其人何如哉沈母真母師去疑真吾師外言
不入干梱敢有勦辭旌門表里世垂閨範大年
無窮有酒盈罇聊以志猶子之誠也惟靈昭格

祭張毋朱夫人

嗟秋光之慘淡兮菴百昌之向零觀景物以興
傷兮又况萎夫哲人緊靈產自膺胄兮徽儀玉
照而惠心藹然蘭煦兮和如春溫柔恭婉嚮行
必稱圖兮奚煩姆訓之諄諄旣擇配而歸于張
兮執贄脯以載其悃誠嘉夫籩豆之禮兮琴瑟
靜好而和鳴寧惟習于女紅今賓閑內則之儀
刑孝敬善事舅姑兮饗旦漿夕以順適其情殫
頌力以拮据兮不辭內助之辛勤衣不曳地首

不重珥兮夙興夜寐而經營
既南闢室亦棟
隆兮咸出于平日籌計卒底于成
御家秋霜冬
日兮惠旣足懷而義亦可欽
匪淵岳曷珠璧兮
兆發祥以鸞舉麟振爰開塾而
允熊兮匡比夫
機荻之艱辛業專執就輝煌磊
落公輔罷兮蟠
泥潛淵爲席上之珍推虎嘜之
三鳳兮而翺翔
乎清冥追惟陶毋忠于教子兮
鸞禴象服龍章
翟黻賜賚之續紉迪圖德日茂
而不替兮用是
家慶霞起而雲蒸竇桂歲蕤諸
孫皆謝蘭之芬

蓋惟德人之裔必高大其門夫人將世世頌恩
于日邊兮類沐冠帔之榮恩椒禁屢朝兮而並
壽于喬松之竒齡胡一夕而殞此婺星聞訃震
悼哀惻靡伸聊抒蕪詞惟鑒斯忱

外大父 贈文林郎中石吳公暨外大母

郭齋人行狀

仁錫夙受先外大父母提誨得追隨諸君子後以廢幾不墮先業啣佩明德報稱無地每念音容雖遙熾懿如新欲稍稍銓次以傳不朽而筆慙董狐不律拈復閣者久之今日月有時將葬矣伯舅氏通守正誼手行實命仁錫爲狀以丐當代如椽何敢以不斐謝謹據實狀之按外大父諱汝礪改諱之良字攻甫中石其別號也吳

之先爲沈周文王子聃食采沈丘因以得氏裔
郢却秦相徵垂釣顛濱則至今相傳有沈亭焉
其子孫散處于蘇者徃徃聚國族金閶亭之南
至珩以仕吳使魏顯冠蓋相望高材雄文作述
竝富孫子註其一斑云入我 明鼎定之初以
居當孔道兵燹再經譜牒多不可攷最近者曰
華甫公一傳爲元禮再傳爲孟嘉又再傳爲廷
璣竝博學好施予而孟嘉結納盡一時知名士
尤雅善倪雲林牛耳騷壇互相雄長所著有竹

窓諸集略具曾學士榮秋林書屋記中廷璿娶
吳以季子璿繼舅氏秉常遂從舅氏爲吳姓卜
居山塘寔泰伯九十三世孫也沈而吳自璿始
璿仲子龍薦弘治壬子鄉書初令泰陽爲鉛山
費公所知時江右歲稜盜起如瞿公謂非泰陽
令莫能治奏改弋陽平定安集者三月以盡
瘁歿弋之人德而祀之遺賻三伯其季子認亭
公悉謝去弗受俯瞰歸舟惟蕭蕭丹旆鎮浪石
石而已吳中相率多認亭公高義蓋認亭公雖

僅僅通籍官一太醫哉然生平喜折節讀書經術經濟靡不洞了最勤于家塾故子弟秀出有王謝風氣長爲元肅耽佳句負氣誼蓬藜以老名在其仲孝廉上今外大父卽長之元遠也生而質厚重毅爲膝前愛子齟齬執經于爾東楊太守水南先生輒超超與羣兒異郭光祿劍泉公負人倫藻鑑見而器之遂許字外大母一試補博士弟子員及受易比部兼山錢先生稱高弟子居亡何遘俞夫人變而元肅公沒外

大父入治喪。視湯藥出。經理化居。故產殖落。而復振。當俞夫人病時。倭寇猖獗。距關縱火。橋僅綴一弱木。外大父衝颺舁俞入城。俞甫渡而橋斷。二守任公壯之。爲啓關咨訊。方略時外大父方弱冠。冒險衛母。設策制敵。不沮不懾。有執干戈。杆社稷。風郭光祿。繇中翰。拜御史大夫。會議加江南賦。外大父曰。民不堪命矣。邊疆國之尾也。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柰何割腹心。殉之空引去。就爭。因上疏得謫。而賦如故。繼以監軍從。

行屬物色諸當事還報曰胡侈趙墨俱不可終
事請堅勿預餉庶自全厥后光祿先幾卒弗罹
兩君之禍外大父力也袁安節公裕春當代正
人深加嚴重韓宗伯敬堂詞林宗匠每與倒屣
極論申文定公秉政初薄游京邸留連歲月
爽葛昇敝而終不以私溷大都剛方正直耻爲
世容鄒宜人歿後奴豎構難究寃白而品光益
徵素履云外大父攻苦力學裨官襍記靡不覽
究自丁酉投筆一意治家人產水田三十頃築

十餘載成業倉箱所入比于膏腴而已丑旱魃
爲虐悉捐以予饑佃計平時推食解衣掩幣施
藥全活甚衆四時設祭必躬必虔待塾中賓必
敬必久生平未嘗有二色驅馳南北足不屨平
康狹邪里而軒楹堂寢棹棹屏障之屬一以主
敬主靜等顏之舉舅氏五長卽別駕君頃以石
城考績 贈外大父如其官次存古次正那次
懿次好古聲噪費序名重橋門暨諸孫曾次第
鵲起方是時外大父春秋高七秩矣慨然曰吾

歲晚頗自潤而貧族有祀弗時有子弗婚有喪弗舉有願學者弗勸伊誰責也于是復捐田六頃略訪文正家法創爲義田公私竝利在昔戊戌春始以先令君入覲及不肖偕計上公車從臾入貲爲光祿監事癸卯秋一疾不能起聞易簀時尚與舅氏正邦談塲中題意則外大父一生賚志亦略可見矣惜哉原配外大母郭父光祿劍泉公仕有聲望母

誥封鄒宜人爲錫山紳族舉外大母時有紅光

執戶識者知非尋常祿筭及歸外大父始廟見而俞夫人已臥床褥外大母解新婦粧襍諸婢浣中裙屙踰吸糜以進不減古人跪乳諡已又避寇入城姑叔俱稚外大母更爲勤哺飼弗使聲聞母姑俞夫人曰簪夏屋而譁今偏處而寂非新婦能曷致此吾嗣是目得瞑矣逾年俞歿外大母躡踊欲絕歷七日夜弗休蓋時方抱孕非鄒空人擁護幾從俞地下長公元肅有諱貨之癖施予無度囊鮮長物與外大父同產者六

半猶在襁褓中咸仰兄若嫂鼻息外大母曰此
易事耳第取遺貲均分而各掌之外大父與仲
各携其一餘封識以俟成立外大母卽出簪珥
并所遺付紀綱凡以養以讀以婚嫁盡取給焉
初市米鹽再市衣屨乃事居質審守委慎蓋藏
調病翁居起理情性者十五年而元肅公亦溘
焉朝露矣自後先喪塋諸役外大母悉佐外大
父獨任之族黨自義田外問餽無常數其遇物
無不樂易而獨嚴于訓子至十年不更師聞外

大父讀萬石君傳恍然會心命舅氏輩訓行焉
外大父歿謝家政稱未亡人一室焚修密證善
果蓋早習內則女訓諸書及修乾竺秘典一皆
以真實心行真實事稱同德故一生佻儷唱隨
相得甚歲己酉伯舅氏剖竹石城外大母猶健
七箸壬子冬忽以疾逝丙辰外大父受
帝恩贈文林郎外大母贈孺人嗚呼外大父母
之歿也

綸音賁之口碑頌之子若孫益丕振而光顯之

夫復奚憾仁錫辱在甥行憶管執筆墨隨于闐
執鞭弭隨于燕周旋最久稔識懿美今一旦如
玉之慕聊托生芻馬鬣之風將成葱鬱存歿之
感奚能解于予懷敬遵伯舅命詮述其大者以
少酬不朽兩尊人之志若夫生卒子姓卜壤筮
日有行實在惟 大人先生賜采擇焉